

加快完善银行业服务高质量发展体制 助力产业链转型“稳”中求“进”^①

◎王刚 张航燕

摘要: 2022年11月1日,中国银行研究院举办了“中国产业链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课题”研讨会,围绕金融业如何更好地支持产业链转型升级进行讨论。王刚认为,应加快完善银行业服务高质量发展体制,强化经济转型升级金融支持,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地服务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强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张航燕认为,当前,我国工业经济恢复的基础仍然不稳固,仍存在产业链、供应链断点堵点。面对以上问题,需要从细化落实各项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完善工业发展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求“稳”的同时,适时适度地以求“进”解决中国工业的结构性问题,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银行业;产业链转型;供应链;绿色金融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王刚:银行业进一步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初步思考

(一) 高质量发展需要银行业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十年来,在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银行业不断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大幅提升。下一步,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银行业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统筹把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大中小各类机构布局三对关系,聚焦绩效考核、履职尽责、资本监管三项制度工具,加快完善银行业服务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第一,优化间接融资,进一步支持直接融资发展。我国是典型的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商业银行是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在未来的金融体系中依然举足轻重。在“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过程中,宜尊重和适应以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现实,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银行业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竞争力,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提高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参与度,推动服务模式向“商行+投行”转型,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全面的金融工具支撑。

第二,进一步厘清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边界。体量巨大、快速增长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宜进一步厘清二者边界,落实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分账经营、分类管理、动态调整业务范围,更好地发挥其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和

作者简介:王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张航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①本文为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产业链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课题”研讨会部分嘉宾观点,由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吴丹、邱亦霖整理。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薄弱领域的精准支持。通过政策性资源先期导入，引导商业性金融和社会资本逐步加入，推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第三，优化“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业机构体系。当前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银行业机构体系，但同质化竞争较为严重，大中小机构差异化服务实体经济的格局尚未形成。宜强化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差异化监管举措，引导大型银行全面做强；股份制银行实现特色化经营，夯实业务模式的比较优势；地方中小银行回归本源、立足本地、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培育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特色优势。

第四，落实尽职免责，夯实银行业机构“敢贷”机制。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因信息不对称、缺乏抵质押品，信贷资产不良率较高，落实尽职免责以有效打消基层信贷人员顾虑是提升上述领域信贷可得性的关键。宜引导银行出台负面清单式指引，明确如无明显证据表明失职的均认定为尽职，应予免责。同时设立内部问责申诉通道，加强尽职免责全流程管理，避免“申诉无门”。

第五，优化绩效考核，引导银行通过“愿贷”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绩效考核是银行经营行为的“指挥棒”。宜从两方面进一步优化：一是在公司治理层面引导股东适应支持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让利实体经济的新要求，适当调低回报预期。二是完善绩效考核指标，提高对银行支持保链稳链、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激励力度，明确加分权重。

第六，优化资本监管，提高银行业机构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薄弱领域能力。一是以修订《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为契机，优化风险权重设置。可考虑以长期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为依据，适当降低绿色信贷等领域风险权重，引导银行加大支持力度。二是加强对银行建立可持续资本补充机制的政策保障。在分级分类管理基础上建立资本补充工具储备发行机制，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发行效率。进一步扩大投资者范围，明确基金、银行理财、信托和社保基金、养老基金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规则，探索降低其他金融机构投资银行资本和债务工具的风险资本权重。

（二）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一，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制造业贷款不良率高，银行不敢放贷。部分企业盲目跨界发展，融资过度，将资金投向有利可图的其他领域，造成主业空心化，经营风险增加，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银行产品服务与制造业融资需求不匹配。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银行缺乏专业人才对制造业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进行精准把握，难以有针对性地满足制造业不同细分行业的融资需求。

第二，关于银行机构推动制造业贷款发放的建议。一是就政府部门来说，应投放加量、监管松绑、财税引导多措并举。可以结构性货币政策降低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实行差异化监管政策，建立和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加强产融对接合作。二是就银行机构来说，需做好控风险和增投放的平衡。可主动调整信贷结构，配置转向信贷规模，优化贷款办理流程，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拓展抵押贷款方式，细化业绩考核要求。三是就制造业企业来说，应苦练内功，提升盈利能力。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控制整体资产负债率，坚持诚信经营。

（三）银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的思路

第一，银行信贷评价体系应加快完善以提高效率。传统的信贷机制与“专精特新”企业的特点不适应，这会影响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服务质效。应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新特征，建立差异化的评价指标，加快推进建立符合“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特点的评价体系、信贷政策和业务运行流程。

第二，成立专营机构，创新产品及业务模式，提供全方位科创金融服务。需不断加强产品及业务模式创新，继续加大创新力度，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进一步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积极解决由缺乏传统抵押物导致的“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提供及时满足其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应依托银行自身资源优势提供综合化服务。针对处于成长初期的企业、即将IPO上市的企业或已发展成熟的企业具备的不同特点，提供符合“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不同阶段需求的精细化、多元化金融服务。

第三，加强与外部机构交流合作，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一是商业银行应充分依托政府信贷风险补偿机制、贷款贴息等政策，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满足“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需求。二是银行联合股权投资机构，推进投贷联动。商业银行与股权投资机构等第三方联盟，可以大大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并利于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提供投贷联动模式的一体化金融服务。能更好地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精细化服务，更好地满足“专精特新”企业的融资需求和发展需求。三是设立必要的园区分支机构，促进与产业园区之间的对接。“专精特新”企业的分布特征，便是大量聚集在科技园区内，银行可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分布特点，不断加强银行与科技园区管理方之间的对接和合作，可在园区内设立银行分支机构，更好地向园区内的“专精特新”企业提供高效、精准的一体化金融服务。

（四）支持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发展

第一，高度关注褐色资产的风险。在实体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煤炭、石油以及仍然使用高碳技术的石化、钢铁、水泥、铝等制造业，涉及毁林和其他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产业和项目都有可能面临严重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严重亏损，乃至倒闭等问题。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来说，这些风险会体现为贷款/债券违约和投资损失。在某些高碳产业密集的地区（如山西、陕西、内蒙古等），此类与气候转型相关的风险可能会演化为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以及由于大规模企业倒闭所带来的失业和其他社会风险。对此，监管机构应该明确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强化能力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应牵头组织宏观层面的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研判这些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并考虑逐步要求大中型金融机构披露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的结果。

第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2021年11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应按聚焦重点、更可操作的要求和市场化原则，专项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工业清洁燃烧和清洁供热、民用清洁采暖、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

大力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具体方式是，全国性银行向支持范围内符合标准的项目自主发放优惠贷款，利率与同期限档次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中国人民银行可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再贷款支持。2000亿元属于中等规模，与2018—2019年以及2022年单次新增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相近。此次推出的专项再贷款与之前落地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可一起视作央行层面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双支柱”。2000亿元再贷款重在提高传统能源利用效率，是经济对煤炭等传统能源依存度偏高背景下推进绿色发展的中短期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重在发展新能源，实现能源“去碳化”，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三，发展转型金融以更好地推动绿色金融。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实现了飞速发展。2021年，我国绿色信贷规模增长达到33%，而绿色债券的发行量增长了170%。但发展转型金融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转型活动在传统的绿色金融框架下并不能得到充分的支持。传统的绿色金融更倾向于支持“纯绿”或“接近纯绿”的项目，例如，聚焦于清洁能源、绿色供电等产品以支持气候变化领域等。二是在传统的绿色金融框架下，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的经济活动也没能得到充分的金融支持。这是因为，在传统的绿色金融目录中，转型类经济活动并没有被完全容纳在其中。

从实际来看，转型金融的服务范围要比绿色金融的服务范围和规模都大，因此非常有必要积极推动转型金融发展，以支持更多转型活动的相关领域。例如，在我国，银行体系是为整个经济提供融资的主导体系，而在我国全部信贷活动中，大约有10%被贴标为“绿色信贷”；因此，绿色经济活动占到全部经济活动的10%左右，其他经济活动都可以被称为“非绿活动”。进一步来看，这些“非绿活动”可被划分为“可转型部分”和“不可转型部分”。其中，有转型意愿、能力和技术路径，且能得到金融和政策支持就有可能转型成功的企业活动，便可以被称为可转型的非绿活动。对这些活动，应该通过积极搭建转型金融框架，进一步助力其转型发展，要通过明确界定标准、披露要求和提供政策激励等措施，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支持其向低碳与零碳目标转型。

张航燕：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展望与政策建议

（一）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第一，工业生产呈现“V”字形态势，工业经济持续恢复。2022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走出“V”字形态势。1—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在4月份下滑至-2.9%后5月份转负为正，增长0.7%，6月份加快回升至3.9%，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进一步上升至6.3%，工业生产明显企稳回升。

第二，新产业激发新动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从生产端来看，2022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5%、6.3%，同比增速较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分别高出4.6、2.4个百分点。从投资来看，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3.4%，增速比1—8月加快0.4个百分点，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增速高13.3个百分点。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看，截至2022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与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已分别达到75.1%和55.7%。工业互联网应用广度不断拓展，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已在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等31个工业重点门类广泛部署。

第三，制造业投资高位增长，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动力。2022年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延续了去年以来快速恢复的势头，成为拉动投资增长、促进经济企稳复苏的重要动力。1—9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1%，增速比全部投资高4.2个百分点。

从中央到地方也在从政策、资金等多个方面加大制造业投资支持力度。一是出台政策积极助力稳投资，推动政策适当靠前发力，特别是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实施等从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二是多措并举为制造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缓解融资压力。包括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信贷支持，进一步延长制造业缓税补缴期限，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等方式，并鼓励民间资本充分发挥作用，为民营企业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多有利条件。2022年前三季度，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5%，增速比制造业投资高出6.4个百分点。

第四，增收不增利，利润结构性分化。2022年前三季度，工业企业整体呈现出“增收不增利”的特点，工业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减弱。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2441.8亿元，同比下降2.3%。

当前企业获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增加。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85元，同比增加1.06元。而成本的增加很大原因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燃料、动力类，化工原料类购进价格指数出现两位数增长。

工业利润呈现结构性分化。分类别来看，1—9月份，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76.0%和4.9%；制造业实现利润下降13.2%。从企业类型来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8%，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9.3%和8.1%。

（二）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第一，产业链、供应链断点堵点问题凸现。2022年以来，国内部分地区疫情散发多发以及极端高温天气，对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造成较大冲击。

第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增加。2022年亏损企业数量和亏损企业亏损额均较2021年出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18.9%和47.4%。9月份，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8.2，比上月略降0.1点，低于2021年同期水平。小型企业PMI自2021年5月以来持续处于荣枯线下。

第三，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仍未得到有效提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企业家经营景气指数为48.1%，较第二季度减少0.6个百分点。10月份制造业PMI分项指标新订单指数为48.1%，较9月减少1.7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位于荣枯线下；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7.6%。2022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6.6%，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也是疫情以来的最低值。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布局的变化，以及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加剧了订单向东南亚国家的转移。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对企业调查显示，85%的企业表示客户订单向外迁移很明显。

（三）2023年工业运行形势展望

第一，世界经济或将陷入衰退。多家国际机构连续示警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例如，2021年10月以来IMF已经4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2022年10月的最新报告中，IMF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2.7%，比7月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报告指出这是“自2001年以来最疲软的增长状况”。WTO亦将对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从3.3%下调至2.3%，并指出若各国央行加息力度过大，会出现更大幅度的放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发布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22》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5%，并于2023年放缓至2.2%。报告显示，如果一些发达经济体不迅速调整其主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全球将陷入经济衰退和长期的经济停滞，可能引发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严重的经济衰退。2022年9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50.3%，较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并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继续刷新2020年7月以来的新低。

第二，2023年，中国经济有隐忧亦有强大支撑。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一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202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735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二是完备的产业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三是企业发展有活力。截至2022年9月，工信部培育了四批共计899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动全国范围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万多家，入库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万多家。四是创新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21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2%，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44%，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2021年，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2.44%，已接近OECD国家平均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短期来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多发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将持续对我国经济产生干扰。但值得注意的是，多部门已出台一揽子稳经济政策和接续政策，通过政策发力形成组合效应，将有助

于熨平经济波动，助力夯实经济恢复基础。

（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细化落实各项政策，保持工业经济稳步增长。首先，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坚持系统观念，进一步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一是稳定有效投资；二是全力推动消费提升；三是鼓励企业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其次，细化落实各项稳增长政策。一是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二是精准帮扶企业纾困；三是提升制造业的效益水平和盈利能力。最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是加快推进产融合作；二是推动供应链金融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融资。

第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在求“稳”的同时，仍需要适时适度的以求“进”解决中国工业的结构性问题，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依托“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集中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有序推进新兴产业发展；三是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第三，完善工业发展环境，助力工业经济速度与质量并进。一是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二是推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三是加快建立各类市场主体和各级政府官员“激励与约束相容”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地方政府的投资和发展积极性；四是整合共享政务信息系统，加快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扩大数据共享范围，提升审批服务效率，营造更加便利的政务环境。

（责任编辑：冯天真）